

快乐读中外文学故事
KUAILEDUZHONGWAIWENXUEGUSHI

清代文学故事

范中华◎编著

银阙悠悠——王朝的背影



湖南人民出版社

快乐读中外文学故事
KUAILEDUZHONGWAIWENXUEGUSHI

字故事一

范中华◎编著

网悠悠——王朝的背影



湖南人民出版社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银阙悠悠：王朝的背影：清代文学故事 / 范中华编著.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1（快乐读中外文学故事）

ISBN 978-7-5438-8645-2

I. ①银… II. ①范…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86799号

快乐读中外文学故事：银阙悠悠——王朝的背影（清代文学故事）

图书策划 丰涵文化

编 著 者 范中华

责任编辑 骆荣顺

装帧设计 君和设计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永清县晔盛亚胶印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5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38-8645-2

定 价 25.00元

营销电话：0731-82683348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调换）

目

录

1. 清兵入关和满族文学的兴起	(1)
2. 喜欢舞文弄墨的顺治皇帝	(4)
3. 董说讽世续补《西游》	(7)
4. 风雷剑笔顾炎武	(10)
5. 傅山：书画双绝，传奇一生	(15)
6. 姚江黄孝子，文章开先河	(18)
7. 王船山的《落花》悲歌	(22)
8. 乱世出才子，文苑大宗师	(25)
9. 悲情才女柳如是	(30)
10. 女词人陈圆圆与吴三桂	(34)
11. 清初诗坛至尊吴梅村	(37)
12. 吴伟业和卞玉京的爱情故事	(41)
13. 风华绝代的才子冒襄	(45)
14. 董小宛：红颜薄命忆肠断	(48)
15. 说书艺人柳敬亭	(51)
16. 江左名家龚鼎孳的趣闻	(55)
17. 金圣叹法场吟妙联	(58)

18. 崇文不废武：周亮工的文士习气	(63)
19. 《风筝误》里一线牵姻缘	(66)
20. 《玉娇梨》：写尽才子佳人	(70)
21. 屡被查禁的《续金瓶梅》	(74)
22. 博学古今的康熙大帝	(77)
23. 《水浒后传》的故国遗恨	(81)
24. 皇帝赐御匾的翰林朱彝尊	(84)
25. 屈大均“才名动九州”	(88)
26. 尤侗：真才子，老名士	(91)
27. 渔洋山人王士禛	(95)
28. 清言神品《幽梦影》	(100)
29. 顾贞观的《金缕曲》佳话	(103)
30. 风流儒雅的词人纳兰性德	(106)
31. 记录民风的市井士人张岱	(111)
32. 《长生殿》：洪升曲终人不见	(114)
33. 《桃花扇》：孔尚任因戏丢官	(119)
34. 《女仙外史》中的唐赛儿	(123)
35. 蒲松龄毕生心血著《聊斋》	(126)
36. 奇人石成金与奇书《传家宝》	(130)
37. 桐城士人方苞的人生经历	(133)
38. 尽显才艺的郑板桥对联	(136)
39. 扬州怪杰，书画双绝	(141)
40. 徐大椿：名医、诗人、水利家	(144)
41. 即兴成文、到处留墨的乾隆	(148)

42. 沈德潜：深受乾隆喜爱的诗友	(152)
43. 《雷峰塔》讲述的民间故事	(155)
44. 吴敬梓写《儒林外史》反君权	(160)
45. 屡试不中的学士刘大櫟	(167)
46. 名学者与古文大家全祖望	(169)
47. 似梦非梦的《红楼梦》	(172)
48. 大语宝玉、黛玉与宝钗	(177)
49. 袁枚：奇男子，真性情	(184)
50. “绝世奇文”《歧路灯》	(188)
51. 骈文大家，大才子纪晓岚	(192)
52. 纪晓岚楹联多奇趣	(195)
53. 《阅微》：才子笔下的狐鬼	(200)
54. 刘墉：浓墨宰相、风趣学士	(202)
55. 王文治：出使琉球的探花	(205)
56. 夏敬渠：与《野叟曝言》	(209)
57. 《蜃楼志》：开谴责小说先河	(215)
58. 舒位：妙写奇文退苗兵	(219)
59. 《浮生六记》：半世才情一生恨	(222)
60. 通才李汝珍和《镜花缘》	(226)
61. 承前启后的《楹联丛话》	(230)



清兵入关和满族文学的兴起

qīng bīng rù guān hé mǎn zú wén xué de xìng qǐ

满族就是旧时所说的女真族。这个民族最早叫做肃慎，夏商时候居住在松花江的上游，原来是一个典型的游牧民族。它曾经是大渤海国的一部分，那时候上层人士一定已经有了文学创作，而民间也一定有数不尽的民歌和传说。后来女真族渐渐强大，到宋朝衰落之时，已经踞有一方，声威动人。另一支血统与之稍近的契丹族攻宋建辽。女真族又一举灭辽，建立了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金朝。帝位几传，到了金熙宗手上，十四年时被堂弟完颜亮杀死。这完颜亮因为荒淫而被人废掉，所以史书上又称他为废帝海陵王。他又因为读了柳永咏西湖的词，豪情顿发，举兵攻打南宋，立志统一中国。完颜亮



女真骑马武士雕刻

在文学史上传有一首立誓“提师百万临江上，立马吴山第一峰”的诗篇，以汉语的格律抒写游牧民族杀伐的锐气，倒是别有一种新异之美。完颜亮后面是金世宗，世宗大力吸收中华文化，优礼汉人，一时国力日兴。他死时又传位给孙子金章宗。这章宗完颜璟的母亲是宋徽宗的外孙女，因此他就有一半汉人的血统。他不仅诗词俱佳，而且设立了奖掖文学艺术的机构弘文院。他的《蝶恋花·聚骨扇》咏折扇，有“金殿珠帘闲永昼，一握清风，暂喜怀中透。忽听传宣颁急奏，轻轻褪入香罗袖”几句，真是妙绝千载的神笔。一个皇帝的诗才往往是一个富于诗思的朝代的象征。只可惜些年后，蒙古人（和契丹人算是同族）联合南宋把金朝灭掉了。女真人被



赶回松花江和黑龙江流域，编成五个“万户”，允许他们自治，并把他们的驻地称为建州。就这样从元到明，女真人又过起了自由快乐的渔猎生活。只是一度那样精美的诗词创作恐怕又消失不见，而只剩下猎手和牧人们活泼自然的歌谣和传说了。

晚明的风气是没落而又荒唐的，明神宗几十年不上朝，怕和臣子见面。因此内部就有民变不绝。在边境上，又昏昏沉沉，对凶悍的努尔哈赤一部一再迁就，对忠顺的哈达和尼堪外兰等部又不讲信义。平时纵容边将侮辱女真人，一旦女真人愤怒了，又一味地妥协。在明朝、起义的百姓、北边的女真这三方面的力量对比中，其实明朝的失利甚至灭亡是必然的。万历年间，努尔哈赤开始誓师讨明，父子两代奋斗，直到起义的李自成在崇祯十七年（1644年）间把北京打下来，然后再与同年和明朝降将吴三桂一起，打垮李自成，由第三代的顺治皇帝正式定鼎中原。这时明朝的气数已尽，所以南明终究不比南宋，几次挣扎，却越发黑暗，根本没有恢复的能力了。

努尔哈赤在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正式和明朝决裂的“告天七大恨”里面充分表现了满族人的民族精神，那就是恩怨分明，朴素率真。明朝背弃边约，纵容汉人到女真境内挖参，被杀后还要女真人偿命，这是第三大恨；明朝的镇北关附近的叶赫部，有明朝的官兵帮助抵抗努尔哈赤的进攻，为什么明朝对叶赫那样好，对我们这样坏？这是第二和第四大恨；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对明朝都很忠诚，却惨遭杀害，此仇不可不报，这是第一大恨；努尔哈赤钟爱的一个叶赫女，他从此女十四岁等起，等了二十二年，此女却被明朝授意嫁给了西边的喀尔喀部王子，这是第五大恨。亲情、爱情、公义、信义，都有了。尤其有意思的是认认真真用这些话来告天，颇有口没遮拦的气质，坦率得可爱。这气质虽质朴，却有些近于诗，它是这个民族健康开阔的精神世界的展露。

前面说过满族有文学传统，其实这也和这个民族的宗教信仰有一点关系。在满族人的神话里面，有对创世的天神阿布卡恩都里的信仰。他们相信天有十七层，天神住在最高层的天上，太阳、月亮和北斗星都在他的脚



下。而像人间这样的地方还有九层，地下是魔鬼耶路里所在的八层地狱。人因为在地上生活，所以有身体，死后就只是灵魂上天下地了。萨满就像其他宗教的祭司一样，成为人间和天神的中介。这样就有了许多萨满唱的神歌，有的还详细地描述了人间的萨满穿越一层又一层天，经受种种考验而逐渐接近天神的过程，近似叙事长诗，很有文学价值。后来满族渐渐接受了藏传佛教，顺治皇帝就一生礼佛信佛，而且身后还有是否出家的争论。一个有着超出凡俗世界的精神信仰的民族，就一定会有对美的强烈追求。顺治皇帝就同时有着极高的文学修养，并由此开了清代皇帝雅好文学的风气，留下了数不清的御制诗文。皇帝以下，亲王、大臣，满族的上层人士一时都以文学创作为风尚，据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到乾隆年间，甚至“满洲风雅，远胜汉人，虽司军旅，无不能诗”。词人纳兰性德、女词人顾太清，都是独步青史的奇才。散文方面有礼亲王昭珽的《啸亭杂录》和敦崇的《燕京岁时记》，文言小说有和邦额的《夜谭随录》，也都是世代诵读玩味的美文妙笔。至于说到白话小说，从《红楼梦》到晚清的文康《儿女英雄传》，精神光彩之盛，更是无与伦比。

满族文学毕竟是汉语文学的一部分，彼此水乳交融，是后来的人很难分析清楚的。但它又的确给汉语文学带来了许多新鲜的东西。满族长期居住边地，本来属于和中央政权万里隔绝的边缘族群。它的入主中原，使得东夷自由欢快的歌舞精神冲击着汉地四平八稳的雅音，种种北方民间曲艺的身份提升，比如八旗子弟中流行的“八角鼓”和“子弟书”就是明证。这样一连串的文体地位都发生了变化。原来处在文学的边缘地带的许多所谓小技，比如楹联和诗钟，都一跃而成为领一代风骚的奇艺雅事。甚至始终受到歧视的白话小说，都直接得到清代帝王的赏识。皇太极打天下，依靠的就是一部翻译成满文的《三国演义》；金圣叹评点《水浒传》，将它和《庄子》、《离骚》、《史记》并称才子书，这一革命性的文体评价历来被传统士人痛恨不已。同时代的另一个狂人归庄就骂他将“小说传奇跻于经史子集”是“不伦”，如果“有圣王”，就必然不由分说“诛”了他！可惜顺治皇帝不是这样的“圣王”，看过金圣叹的小说评点后十分喜





欢，说这是“古文高手，莫以时文眼看他！”再往后，高鹗补全的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竟是皇家武英殿的刻本，皇帝以下，王公大臣人手一部。清代皇帝屡屡销禁小说，也正是从反面表露出对这一文体的前所未有的重视。各式边缘的文体就这样在一代风气的鼓荡下，全面地挺进到清代文化的中心来了。这样说来，满族文学的兴起，又是功德无量的事了。



喜欢舞文弄墨的顺治皇帝

xǐ huān wǔ wén nòng mò de shùn zhì huáng dì

清太宗皇太极在胜利在即的时候忽然一病而死，1644年清世祖福临即位，时年六岁，这一年迁都北京，年号顺治。顺治皇帝幼年之时，一切国家大事都由摄政王多尔衮执掌，南征北战，面对着南明的顽强挣扎和汉人的民族敏感，很费了一番奠基统御的工夫。这时候的中国，本来就因为一轮文明将要没落，而陷入晚明时节整个民族对形而上世界的内省沉思。抬头沉思的结果是脚下起火，满族人打了进来，有进攻，更有抵抗，像扬州屠城十日，血流遍地，带来的是沉痛，是沉痛过后的空寥无言，是更深地沉入内心。文学，作为一个民族内心生活的真切流露，经历了明清之际的变故，一下子成熟和壮阔了起来。顺治朝的文学，就是这样的明时播种而清时收获的硕大果实。

顺治皇帝年少聪颖，又深感政治的复杂，喜欢作出荒唐嬉游的模样，以使他的叔父多尔衮放心。就这样一直长到了十四岁，多尔衮死，顺治对这位叔父先上尊号，再夺爵位，亲政之初就颇有魄力。他严惩贪赃之徒，不许太监干政，在对付南方复明义军的问题上，恩威并施，曾想分一些江山给郑成功，有一次甚至作好了亲征的准备。不过顺治皇帝喜欢佛教和天主教，如自己在御制《行状》中所说“夙耽清静”，爱玄想、好静思，在幼弱的外表下有丰富的内心。他从小好学，愿意和身边的大臣辩论，极恨大学士刘正宗“廷议自以为是”，争论之中不给他面子，又对刘正宗“优容宽恕”，不再追究。书法和绘画都是顺治皇帝的爱好。顺治论书法推崇



前朝的崇祯皇帝，他平日临习《遗教帖》和《夫子庙堂碑》，好写大字，曾一次写大幅“敬”字数十幅。他曾经抄过一首唐诗送给善果寺的弘觉和尚，又曾经画过一头牛给了宋权。诗是唐人岑参的那首“洞房昨夜春风吹，遥忆美人湘江水”，不特别出名，却颇有风致，可见顺治的阅读之博，趣味之高。他画的那头牛据王士禛后来说“意态生动，笔墨烘染，所不能到”。他高兴起来就招呼大臣过来，为之画像，有的赠人，有的一笑之间当场烧掉。他画的山水小品描摹“林峦向背，水石明晦”，据说深得宋元人的三昧。种种记载表明顺治确实是一个风雅性灵的皇帝。

顺治自幼喜读汉语的小说，并每有自己的性灵见解。他喜欢看金圣叹批点的《水浒传》，以金为“古文高手”，使得金圣叹颇生“九天温语朗如神”的知己之感。而到乾隆年间就大肆地禁毁金圣叹的批本，以为其中有“倡乱”的因素。这一变化从政治上看虽然可说是此一时彼一时，从境界上说却毕竟有着太多的文学情趣上的差别。后来董鄂妃去世，顺治很是悲伤，追谥端敬皇后，并要朝中文士词臣写出祭文。吴伟业有《古意》诗，其中几句涉及此事：

从官进哀诔，黄纸抄名入；
流涕芦郎才，咨嗟谢生笔。

北齐的卢思道挽文宣帝，南朝宋的谢庄挽孝武帝，都是历史上感动君上的名笔。可是大家绞尽脑汁，却屡次“呈稿”屡次“不允”，顺治要求“须尽才情，极哀悼之致”。最后还是内阁中书张宸的祭文递上去，才算交了差。张文里面有这样几句：

渺落五夜之箴，永巷之闻何日？
去我十臣之佐，邑姜之后谁人？

顺治皇帝读完，不禁黯然堕泪。若论文学鉴赏力，他实在可以算做清代诸帝中的第一。

至于顺治自己的诗文，具体的情况已经很难知晓。我们能见到的，有



一篇御制的《端敬皇后行状》，应该是出自他的亲笔。此篇写董鄂妃“事皇太后奉养甚至，伺颜色如子女，左右趋走，无异女侍，皇太后非后在侧不乐”；写她“宽仁下逮，……宫闱眷属，小大无异，长者媪呼之，少者姐视之，不以非礼加人”；写她“性至节俭，衣饰绝去华彩，唯以骨角者充之”；还写到她“习书未久，天资敏慧，遂精书法”。通篇是悼亡的笔调，语言朴素，痛切感人。另外顺治皇帝弃世之前写的那篇“遗诏”，列举了自己的十四大罪，笔触冷静超脱，极有成熟韵味。

一个皇帝的精神世界总和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的性情、向往与风格也一定会极深地影响和铸造着整个时代的精神状况。顺治皇帝爱才怜才，弃世的前一年还亲自关心询问江南举子们的科考情形，为其中一些人未能中进士而打抱不平。清初的文学政策也稍宽松，因为世祖的才情见地和当时民间的奇人狂士多有心灵境界的相通与相似。宫内某贵族亲王曾赠药给老名士尤侗，好心治他的消渴症，尤侗写的谢启却出语滑稽不恭。人家打算加罪，告到顺治那里，结果顺治笑着说：“文人之文，兴到笔随，岂能有所顾忌！”他甚至在宫中演出明遗民归庄为明亡而作的《万古愁》曲，此曲竟有当时最犯忌的字眼：

痛！痛！痛！痛那受宝册坐长信的只身儿，失陷在贼窝里。
……宫廷瓦砾抛，陵寝松楸倒。但听得忽刺刺一天胡哨，车儿上满载着琼瑶，马儿上斜搂着妖娆，打撞处处，把脾儿臊。急得那些杀不尽的蛮子们一样的金线鼠须，红缨狗帽，恨不得把大鼻子的巴都们，便做个亲爷叫。

像这样的破口大骂，顺治听后竟激赏不已。这等超凡的襟抱，仅用宽容一词是无法解释的。

顺治皇帝在位的时间不长，亲政的时间更短。但他的开明活泼的主张，他的自由超脱的精神，都是从明清之际那个极特异的时代里生长出来的，又返回来给那个时代的文学打上印记。新与旧、生与死、情感与理性、自我与家国……这些无疑都是贯通顺治皇帝和他的时代、乃至他的时



代的文学的共同的主题。正是所有这一切使得汉语文学在短短的十八年里放出几乎超过汉唐的夺目光华。



董说讽世续补《西游》

dǒng shuō fěng shì xù bǔ xī yóu

话说这天唐僧师徒离开火焰山，一路向下走去。悟空忽对唐僧说道：

师父，你一生有两大病：一件是多用心，一件是文字禅。多用心者，如你怕长怕短便是；文字禅者，如你歌诗论理、谈古证今、讲经谈偈便是。

这是《西游记》里面的情节吗？这分明是对晚明士林种种颓靡风气的讥弹！上面的片断出自明清之际复社名士董说（1620—1686年）所作《西游补》。全书十六回，情节夹在《西游记》故事的第六十一回和第六十二回之间，叙说孙悟空“三调芭蕉扇”之后因睡在一株牡丹树下，被鲭鱼精所迷，化斋到“新唐国”，又到“青青世界”万镜楼的故事。小说虽不长，又属附人骥尾，但却恍惚善幻，奇趣横生，鲁迅先生评它为“殊非同时作手所敢望”的上乘之作。在明清之际的“同时作手”里面，董说确实是出类拔萃的。据说此书始作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那年董说方二十一岁，已经正式受业于复社领袖张溥的门下，成为当时“江左名士争相倾倒”（《蓬窝类稿》）的人物了。

若说到董说写这部《西游补》的缘起，实在和他童年的经历不无关系。董说是浙江吴兴人，家里也曾经门第显赫，但到父亲这一辈已经衰落，父亲董斯张只是一个绝意功名、喜欢佛道的廩贡生，但因为风骨超脱，与之交好的名士极多。董说五岁的时候，当时的大名士陈继儒来府上造访，陈继儒问他喜欢读什么书，他忽然开口说：“要读《圆觉经》！”举座惊叹。因此父亲教他《圆觉经》倒是在四书五经之前，并带他四处游名山，访高僧，可惜他八岁那年父亲就去世了。董说十六岁就已补廩，但此





后几次进京应试都落了榜。董说加入复社时正值满洲边患，他曾给杨廷麟“上书自请斩楼兰”，但碰了壁。董说本来自幼就喜欢以佛禅的慧眼来观照迷幻的现实，晚明混乱的世态中又透着文明衰败的悲凉气息，令人肝胆俱寒。屡经挫折后他那原就敏感倦世的心当然更加苍凉。董说在《梦社约》一文中说：“贫贱宜梦，忧愁宜梦，乱世宜梦。”他自号“梦乡太史”，终日沉醉在梦幻世界当中，在写作《西游补》的同时还写了记述梦境的《梦乡志》和《昭阳梦史》。《昭阳梦史》里面记述了这样一个奇怪的梦：“身在高山，望见天下皆草木，了然无人，大惊号呼。思此草木世界，我与谁语？痛哭，枕上尽湿。”好一个“天下皆草木，了然无人”的晚明世界！梦醒的董说面对着巨大的“人”的空场，愣愣地没有话说。他在《西游补》里边神游过去、现在和未来，苦苦思量，终于得出“悟通大道必先空破情根，空破情根必是走入情内，走入情内见得世界情根之虚”的结论。

小说的第二回写到“新唐国”城头上的绿锦旗：“大唐新天子太宗三十八代孙中兴皇帝。”悟空心想“师父出大唐境界，到今日也不过二十年”可能是假，但转念一想，“也未可知，若是一个月一个皇帝，三十八个都换到了，或者是真”。这里的“一个月一个皇帝”很可能是影射1620年刚即位一个月就因服红铅丸而死的明光宗朱常洛。小说对那位新唐国的“中兴皇帝”也多有批判和讥嘲，如悟空在绿玉殿听到一个扫地宫女自言自语：

呵，呵！皇帝也眠，宰相也眠，绿玉殿如今变做“眠仙阁”哩！昨夜我家风流天子替倾国夫人暖房，摆酒在后园翡翠宫中，酣饮了一夜。初时取出一面高唐镜，叫倾国夫人立在左边，徐夫人立在右边，三人并肩照镜。天子又道两位夫人标致，倾国夫人又道陛下标致。天子回转头来便问我辈宫人，当时三四百贴身宫女齐声答应：“果然是绝世郎君！”天子大悦，便迷着眼儿饮一大觥。

分明是醉生梦死、奢靡淫逸的“风流天子”，偏要号称“中兴皇帝”！



联系明代宫廷的现实，不能不说董说的笔触是沉痛而又尖锐的。到第四回，孙悟空又在“青青世界”的“万镜楼”中，从“天字第一号镜”里看见了科考放榜的场景：

初时但有喧闹之声，继之以歌泣之声，继之以怒骂之声，须臾，一簇人儿各自走散。也有呆坐石上的；也有丢碎鸳鸯瓦砚；也有首发如蓬，被父母师长打赶；也有开了亲身匣，取出玉琴焚之，痛哭一场；也有拔床头剑自杀，被一女子捺住；也有低头呆想，把自家对文字三回而读；也有大笑拍案叫“命，命，命”；也有几个长者费些买春钱，替一人解闷；也有独自吟诗，忽然吟一句，把脚乱踢石头；也有不许童仆报榜上无名者；也有外假气闷，内露笑容，若曰应得者；也有真悲真愤，强作喜容笑面。独有一班榜上有名之人：或换新衣新履；或强作不笑之面；或壁上题诗；或看自家试文，读一千遍，袖之而出；或替人悼叹；或故意说试官不济；或强他人看刊榜，他人心虽不欲，勉强看完；或高谈阔论，话今年一榜大公；或自陈除夜梦谶；或云这番文字不得意。

热衷八股的秀才们的种种丑态一览无余。作者进而借老君之口嘲讽他们是：

一班无耳无目、无舌无鼻、无手无脚、无骨无筋、无血无气之人，名曰秀士，百年只用一张纸，盖棺却无两句书！做的文字更蹊跷：混沌死过万年，还放它不过；尧舜安坐在黄庭内，也要牵来！

揭露明末八股取士的流弊，真是一针见血。到后边悟空又变作虞姬，和西楚霸王假装亲昵，结果不辨真伪的项羽竟斩了真虞姬，还要侍女“不许啼哭！……贺孤家斩妖却惑之喜”，这情节不禁令人联想到晚明社会普遍的是非不分、价值倒错，联想到忠贞的袁崇焕反被离间杀害的惨剧，从





而明白了董说诙谐的笔调后面实在有着浓重的辛酸。小说的第八、九两回，孙悟空又到未来世界，恰逢阎罗病故，于是代阎王审秦桧，并处以种种酷刑。秦桧不服，大嚷：“后边做秦桧的也多，现今做秦桧的也不少，只管叫秦桧独受苦怎的？”悟空道：“谁叫你做现今的秦桧的师长，后边秦桧的楷模！”继续用刑，终将其化为血水。此处显然也是作者直斥当朝权奸的郁愤之笔。悟空又结识了岳飞，五体投地拜其为师，并续一偈子云：“有君尽忠，为臣报国。个个天王，人人是佛。”把忠孝伦理融会在佛法里面，这也正是董说毕生信奉的人生哲学。然后是唐僧辞退八戒和沙僧，并娶妻名翠娘的情节。唐僧又奉新唐天子之命征西讨伐婆罗密王，悟空和八戒只得混在军中暗暗效力。谁知那婆罗密王竟是悟空当初钻入铁扇公主腹中时所留的种子！至于第十五回“杀青大将军”的“美女寻夫阵”也是荒唐至极，恰是明末官兵溃不成军的怪态的艺术折光。这些都是因为被鲭鱼精气所迷而产生的幻觉，最后是虚空主人把孙悟空从梦中唤醒。作者以鲭鱼精暗喻了虚妄的“情根”，“虚空主人”则提示了小说的“虚空作主人，物我皆为客”的宗旨。

大明的气数已尽，一代繁华转眼流散成空。董说也成了时时“掩面而哭”的明遗民。他先是师从灵岩山南岳和尚，搭了丰草庵隐居修行，后来干脆在顺治十三年（1656年）剃发出了家，更名月涵，一直做到灵岩主持。从此敛踪隐迹，不再与常人往来。



风雷剑笔顾炎武

fēng léi jiàn bǐ gù yán wǔ

1645年，清兵渡江南下，昏朽的弘光小朝廷顷刻瓦解，各地义军蜂起，昔日堤柳烟花的江南此时充满了血光。高官显宦纷纷投降之际，在死守昆山的战役中，有两个文人却愤然登上城头，手执战旗指挥抵抗。这就是归庄和顾炎武。

仅仅十天之后，强悍的清兵就消灭了这支小股抵抗力量，一举破城而



入，昆山城里无论穷富尽遭洗劫。顾炎武四弟、五弟被杀死，生母何氏乱中被清兵砍去右臂。顾炎武小时就被过继给叔伯家，昆山攻陷时，他恰好护送嗣母王氏避难到了常熟，因而幸免于难。不久，常熟也被清军占领。刚烈的王氏绝食十五天，慨然赴死。临终时的遗训是：“无为异国臣子，不负世世国恩。”这一年顾炎武只有三十三岁。从这以后，他背负着国恨家仇，成了一个终生未敢忘却复国之念的孤臣孽子。

顾炎武（1613—1682年），江苏昆山人。原名绛，字忠清。清军入关后，他有感于形势，效法南宋名臣文天祥的高第王炎午，为自己改名为炎武，又改字为宁人。因住昆山亭林镇，人们又因此称他亭林先生。顾炎武和同乡归庄是好友，两人一同入的复社，社内人常联称他俩是“归奇顾怪”。归庄比较狂傲，顾炎武则一身正气，不苟言笑，而且据说顾炎武相貌丑陋，瞳仁不是外白内黑，倒是反过来，外黑内白，从形象到内里都着实是个怪人。



顾炎武画像

顾炎武有三个外甥：徐乾学、徐元文和徐彦和，都在朝廷里做大官，也都是著名的学者，可却都对舅舅顾炎武畏惧三分。康熙十五年（1676年），顾炎武曾经到过京城，徐乾学、徐元文在京做大学士，一天晚上，二人设筵，顾炎武被毕恭毕敬请为上座。礼节性的三杯酒刚刚喝完，顾炎武沉着脸就要走。外甥急忙挽留：“与舅舅难得一见，不妨畅饮一番，谈至夜阑，再送舅舅回去安歇不迟。”哪知顾炎武听此话立现怒色：“世间唯淫奔纳贿二者皆于夜行之，岂有正人君子而夜行者乎！”训得徐氏兄弟屏息敛容，不做一声。顾炎武对外甥们有这么大脾气，主要还是不满他们仕清，他秉性峻峭，就连倜傥慵懒的文士习性尚且难容，更不必说身仕两朝了。所以他的朋友只要是做了清朝的官的，他一概与之绝交，其中包括钱